

秋声赋

黄丹丹

节令已至立秋，酷暑依旧。

阳台上的灯笼果接了一茬又一茬，熟透的果实落在花盆里、叶丛中，每日去捡拾，总有收获。这株灯笼果源自一颗野果。真荣幸，它并没有嫌弃我能给予它的只是置于高楼之上、阳台角落处的一只小花盆，它生得蓬蓬勃勃，果子挂得结结实实。褪去成熟灯笼果的那层纱状外衣，一枚青里泛紫的圆果被我捧在手心，像小时候吃巧克力豆一般带着向往吃下去。那清甜微酸的滋味，是味蕾不可复述的美妙。那妙中藏有童年的记忆。我童年所居的校园内，有许多株这样的灯笼果，我清楚每株灯笼果的藏身之地，饕餮了无数枚成熟的果实。

我自幼喜爱野草。孩童时，我甚至将狗尾草、三棱草从野外移栽到自家小院，可惜，前一晚种下的草，翌日，一中午的大太阳晒下去，它们就毁了。儿时居住的校园里，除了有好吃的灯笼果，还有龙葵。龙葵的果实由青变得黑紫时，便成了我的食物。有一回，我带着大人给我新买的带吸管的塑料水杯去采龙葵，一颗颗从吸管放进水杯，没多大会儿竟集满了一杯。美美吃完那杯龙葵的我，却美不起来了，不住地呕吐、皮肤瘙痒……后来，家人拨了许多棵龙葵的植株，将其洗干净后熬成洗澡水，我在那青气很浓的水里泡了几次后，又从病猫变回了乘父母午睡就偷偷跑出去“探险”的顽童。

打那起，我再不敢吃龙葵，也不敢吃灯笼果了。我去校园东北隅的白杨树林里寻蝉蜕。白杨树粗砺的树皮上趴满了琥珀色的蝉蜕，它们是知了猴脱下的衣裳。脱下这身衣裳，钻在树底土地里的知了猴，就变成了长着翅膀飞上树梢唱歌的蝉。今年六月的一个黄昏，我和女儿在武汉的某个街角，突然被喧哗如瀑声的蝉鸣惊到了。她拉着我要我快走，她说蝉鸣声好吓人，像日本动漫里恐怖场景的背景音。而我，则在那一瞬间想到了童年的夏天，我独自在那个小树林里仰望林端倾听蝉鸣的场景。好久没有听过那么喧闹又鲜活的蝉鸣声了。如今，偶尔入耳的蝉鸣总隔着厚厚的玻璃屏障——入夏后，人们几乎都紧闭门窗呆在空调间里，行路时，更加喧闹的车马声已将蝉鸣声掩盖了。

昨日黄昏出门购物，在食品超市看见冷柜里有几只碧绿的莲蓬，心下倏地一喜，忙购下那些莲蓬，像得着宝似的往家奔。匆匆从小区喷泉广场经过时，一只球砸在我小腿上，旋即跑来一个发辫散乱的小女孩捡起球。我喊住她，逗她：“你的球砸到阿姨了，要怎么说？”她回头看我时，我快步走过去递了只莲蓬给她，望着她屁颠屁颠地跑远，我又想起了童年时顽劣的自己。

晚风从喷泉池吹过，落在皮肤上的已不再是灼热的风。甬道两旁的林木在空中相接成盖，楼下的合欢树上羽扇状的花在摇曳。进楼道时，我听到一阵嘹亮的口哨，仿佛来自时空深处。

夏花
何红摄

老家的夏天

王莉

老家在岳西县城北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。房子多半坐落在青山脚下，要么镶嵌于农田之间，即便盛夏，层层绿意也会充盈整个天地，一草一木都在可劲儿提供清凉，不辜负你远道而来的殷殷希望。

左邻右舍的院子里、墙角上，大多栽种着各色花草，红芍药明艳妖娆，水芙蓉清雅脱俗，娇小玲珑的牵牛花向阳而立，名不见经传的金盏花夹在其中，却也开得不卑不亢。家家户户的菜园里、竹篱上，各种鲜嫩的丝瓜、黄瓜、茄子和豆角，就像绿色的小城堡；爬满藤蔓的“葫芦娃”圆润精巧，颜色丝毫不逊花草；搭架生长的西红柿，像一个个红彤彤的小灯笼，争先恐后地成熟。

乡间人多起得早，赶在太阳露头前就开始为一天的生活做准备了。清早的空气清新怡人，主妇们踩着露水，把睡眠惺忪的瓜菜采摘回家，然后在清澈的大河潭里把天天洗换的衣物浆洗干净，湿淋淋的，挂满院子里的竹篱，再把几间房子打扫清爽。

袅袅炊烟里，太阳终于出山了。屋后有青山，庭前有翠竹，大暑的骄阳就算来势汹汹，走到这里也会温柔折返，留下一地阴凉。

早饭后，男人们扛着锄头或镰刀，走进田垄或山间干起农活。孩子们在墙根下兀自玩耍，打着赤脚，短衣短裤，一堆细沙，几颗石子都能玩一上午。婆婆奶奶们忍不住大惊小怪，担心孩子们裸露的小胳膊小腿会遭蚊虫叮咬，跟在后面，挥舞着蒲扇，不厌其烦地驱赶。

一天中最热的是中午。灼热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枝叶，形成一朵朵光斑盛开在林间。知了躲在树阴里声嘶力竭地为太阳呐喊助威。午饭后，乡下敞亮的堂屋，通风的弄道，一般都摆放着竹制的躺椅或凉床，一把老蒲扇摇上几扇，几个人天南地北聊上几句，再打个盹，醒来时，日头也就过了热辣劲了。

有时，一场暴雨便洗刷了炎热。雨停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泥土的清香。蝴蝶扑闪着翅膀，小猫趴在窗台上伸着懒腰，淘气的小男孩抓着蚂蚱或知了，女孩子在旁边咯咯笑。大人们从水井里捞出冰镇的西瓜，高声呼叫着孩子们。

傍晚的乡间是最美丽的。太阳已经落山，天地间却依然一片光明，空气里剩下淡淡的余热。老乡们纷纷走出家门，到田间地头探视庄稼。孩子们直奔小河小溪，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双脚荡在水中，丝丝凉意从脚心直达全身，荡起的水花足够玩上半天。他们还喜欢拿着瓶子和袋子到河中捞鱼，清澈的河水一眼就能看到欢快游动的鱼儿，却怎么也捉不到，好不容易捞到一条小小的鱼苗，转眼间却又逃走了。

夜幕降临，大地吸纳了所有热量，蔫巴的草木也恢复了生机。夜色下的乡村宁静而幽寂，一轮高高的明月悬挂在古老的槐树上面，微风细细吹来，喜酒的老人恨不得温上一壶月光下酒，在清风里不醉不休。

夜空高远而寥阔，漫天星星绵绵密密，蟋蟀们在墙角自弹自唱，萤火虫也自带灯笼出门了……

蝉声依旧

谢光明

四季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。夏天，雷声、暴雨、激流、虫吟、蛙鸣交织。最能体现夏天的声音，非蝉鸣不可。盛夏时节，草木疯长，乡郊野外，蝉声此起彼伏，密密麻麻，甚是黏人。

三毛说，夏天是一首绝句，蝉声依旧，平平仄仄。近代，有许多名家大师画过蝉，齐白石画《枫叶鸣蝉图》《知了图》，任伯年画《柳蝉》，张熊画《高树晚蝉》，陈树人画《鸣蝉》。大师画笔下的蝉惟妙惟肖，停栖枝叶间，既形象又生动，活生生跃然纸上。夏日，蝉鸣听得得多，蝉见得却少，它们机灵，一旦察觉有人靠近，立即偃旗息鼓，将身子藏在茂盛的叶子或树干的背面。蝉虽歌声嘹亮，但很低调，从不愿意抛头露面，这跟人类的歌手正好相反。它们还善于伪装，大部分蝉的身体颜色已经进化成与环境类似的颜色，如灰褐色树枝干。草蝉通体碧绿，喜欢在绿色的草叶间鸣叫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一转身就躲到叶子的背面去，与草叶融为一体。

全世界有记录的蝉多达2500余种，我国有100多种。每种蝉都有自己的语言或歌声，相较而言，人类的语言就显得既复杂又单调。蝉鸣如夏云，一声声飘在热浪里，演奏出夏天的主题曲。草蝉发出连续不断的“滋滋”声，声音四处弥散，让人茫然，即便站在它身边，也难以判断出声源的位置。草蝉只在郊外乡野才能听见它的声音，城区很少听见，声乐不成正统。小时候放暑假，跟随祖母去新安江上游的率水河畔，发现姑妈村庄的蝉，叫声与我们村的不一样。姑妈村庄杨树与枫树上的蝉，发出的是永不休止的“哧——哧——”音，频率没有大幅度高低起伏，不清楚它们是何时开始，要何时结束，总之是在一个频率里一直叫着。我们村庄的蝉声活泼调皮，先是缓慢的前奏“吱——吱”，接着是副歌高潮部分“咕吱呀兮，咕吱呀兮”，最后来个圆润的尾音圆满结束。间隔以后重新再来一曲，抑扬顿挫，循环往复。

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”。蝉歌蝶舞，能鸣叫的蝉，都是雄性，雌蝉不会鸣叫。如果说草蝉的声音是口琴，春蝉、蚱蝉、寒蝉、油蝉、螳螂、蛴螬等蝉的声音则是长短笛、小号、风琴和吉它等乐器的音符。山蝉发出的声音是钢琴曲，音域宽广悠远，音色丰富多变。南宋张九成赞山蝉：“长缢独茧来还去，九折升车短更长。窃眊笙箫云汉冷，凄清风露月华香。”山蝉的体格较一般蝉类要大一些，声音也更加宏亮持久，它们主要生活在山区森林里，相隔数里其声仍响亮清晰，声声入耳。初夏山蝉一叫，山上的梅子就熟了。记得某年的一个初秋，我只身一人攀爬国家自然保护区、祁门牯牛降大历山，踩着厚厚的金色松针和风化的花岗岩碎粒，四周不绝于耳的山蝉声，一浪浪掩盖风语鸟鸣，掩盖清溪淙淙。在壁立千仞的高山原始森林，我不孤单，不害怕，高分贝的蝉声将我的身心一层层包裹，内心反而愈加宁静。

蝉歌蝶舞。这个世界的精彩，经常被人们忽视。夏蝉一声声，仿佛是在宣告，这个有趣的世界是它们的。懵懂少年时，夕阳下高举竹枝丫蛛丝网，抓了许多蜻蜓和蝉，在苔藓滋生的小巷，踮起脚尖递进小窗，献给邻家女孩。现在想想，不禁莞尔一笑。立秋之后，蝉音渐疏，暑热一点点消退时，夏天悄悄就过去了，唯有记忆中蝉声依旧，就像人的童年和青春，多少燥热烦恼，统统都是生命中美好的回忆。